



好嗨哟，不妨蹦迪



游滨海湾下村（新韵）

冰逸

当年国破仰先贤，一片丹心誓换天。
今日春风吹百里，紫云朵朵水湾湾。

观洞天石窟
长年石窟隐深山，鬼斧神工石破天。
君看云来相望眼，一锤一斧一身悬。

访后岭山居
美君书万卷，高处卧白云。
闲扫梨花雪，坐听山水心。

青山湖小住
百里迢迢梦日边，青山隐隐水涵天。
推开湖面三千碧，共我清风一榻眠。

登黄山第一峰
脚踏莲花顶，举头三尺天。
群峰皆可抚，独坐一身蓝。

题小明因寺后禅院（新韵）
曲径通幽翠带烟，楼阁掩映磬音传。
一杯茗色参天地，万丈竹声欲破禅。

章柠檬/文

温岭九龙湖有个蹦迪角，有天傍晚我和朋友驱车经过，劲爆的音乐声让我忍不住摇窗看了一眼，转头就跟朋友说：“哇，神经病啊，这么多人，露天这么疯狂！”没想到，时隔不久，我和朋友都加入了这支“神经病”的队伍，且隔三岔五地去发一下神经，疯狂的感觉真好。

这个蹦迪角是由几个爱音乐的年轻人组织的，场地非常简单，4台大音箱、3只旋转灯，6平方米左右、1米见高的弹簧钢板台算是领舞舞台。每晚6点30分，音乐准时响起，几个领舞的年轻人就站到了台上。一开始他们跳得略显孤独，但不一会儿工夫，三三两两的人群就会在夜色的掩护下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，越来越多，基本上到7点左右，那一角就能呈现出一张近百人织成的密密麻麻、欢乐弹动的人网了。

音乐放的是迪吧专场音乐，没有太过刺耳、激烈的电音，歌曲也不全是过时的流行歌，偶尔会穿插几首网红歌曲，总之节奏很适中，旋律很大众，完全符合台上那个年轻人喊的，“大家跟着摇起来！”对，跟上音乐摇起来就是了。

摇起来的不仅是年轻人，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居多，还有老年人，男女老少、工农工商，全在一个池子里用自己的方式沸腾。先说老年人吧，他们通常面无表情、低头自

顾，但跳得是相当认真，会认真真真拍子，也会认真真真唱错歌，他们或是一个动作重复到底，或是甩了头、再甩胳膊、再甩腰、再甩大腿，蹦的就是个养生迪。年轻人就没那么认真，他们摇得自由散漫，却又相当好看，浑身上下冒着青春的任性或不羁，他们可以不按常理去摇，他们玩的就是自己的节奏。我等中年人，貌似比老年人活泼，又不敢靠近年轻人的浮夸，整齐划一的是我们，微笑和善的是我们，会唱又不敢大声唱的是我们。

不就是摇起来吗，无需太多技巧，也没有谁好谁差，站位不分前后，后来者大可随便加塞，只要还有落脚的地方，人从众的气势正是蹦迪的正确打开方式。7点30分左右，人潮会达到一个顶峰，少说也有300号人吧，挤不下的就往花坛边沿上站，就差爬上树了。露天蹦迪有一个好处，音乐所及皆是舞台，似有一股强劲的热浪从舞台中心向周围蔓延，音箱背后、廊檐下、步行道上，都有情不自禁随音乐摆动的身影。

当氛围达到了高潮，喊麦的小伙子也适时出现了。他长得很壮实，声音也壮实，穿着很低调，一贯是黑色短袖老头衫，但他一出场就很高调，总能激起全场共振。他不仅负责唱歌，也负责带领大家一起释放热情。

“朋友啊朋友，你可曾想起了我……”

“我站在烈烈风中，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……”

“长长的站台，漫长的等待……”

“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……”

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老歌，响亮又痛快地敲击着黑夜。一群不相识的人，在一个陌生的场合合唱一首歌的感觉确实美妙，仿佛整个场子都是朋友。黑夜让我们的内心畅快，黑夜也让我们看不见社会地位、经济实力、花容月貌等一切浮云。我们享受着纯粹的生命，交换着平等的热情。

以前我很瞧不上“哦累累哦啦啦”“两只小蜜蜂呀，飞在花丛中呀，左飞飞，右飞飞”“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”“谁最帅、谁最帅”等喊麦顺口溜，觉得太low了，可谁又比谁高级呢，出来蹦主打的就是一个嗨，崇拜的就是快乐。当你不自觉地跟着人群整齐回应时，每喊一嗓子都觉得抖落了一件沉沉的外套，“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达到了巅峰”，对，就这歌词的感觉。

有大胆的妹子跳嗨了，直接蹦上了领舞台，她们有些是结伴而来的外地打工妹，穿着打扮实在说不上新潮，她们手拉着手在台上乱扭一通，跳得是真潦草，也是真快活！她们好喜欢霸占舞台，迎接欢呼，仿佛那一刻的音乐、热情、自由让她们穿上了一件闪亮的铠甲，那一刻她们可以做自己的王，将搬

砖的卑微和城市的冷漠统统打散。

还有一群哥们，他们开启的是沉浸式蹦迪模式，花衬衫、紧身裤、墨镜、金链子，有备而来。他们成功地带你穿越到了迪斯科风靡的上世纪80年代。他们当然也会站到领舞台上炫，所谓娱乐精神，我想这也算一种吧。

现场很嗨！嗨到你随时上台“我型我秀”，你也可以随时跟喊麦小伙子借走话筒，来一首！偶尔，你会看见一些网红到这里来直播，毕竟是互联网时代，谁能阻止她们靠一张漂亮的脸、一段魔性的舞在热闹的人群中实现流量变现。青春没有售价，赚钱就在当下。你可以不屑一顾，但你参与的这场蹦迪已经成为她的流量了。

没有酒精没有烟，只有灯光和音乐，每次嗨足2小时。或许太多的人想来这里松松绑，然后继续和白天的生活死磕。

听说组织者三年前就搞了，因为疫情停了好几年，后又因为呼声很高又搞起来了。这个蹦迪角，酷暑严寒、刮风下雨都没停过，但也因为不符合这个、那个规定，被叫停过几次。我想随着城市的多元发展，城市管理者也一定会多一些开明和宽容，安放市民自己制造的低成本的集体“嗨皮”。

我每次去蹦迪角，始终戴着口罩，属于极个别。我也不清楚自己在这群陌生人中躲避什么，或许躲避的只是真诚的自己，有天应该可以摘下口罩吧。

松门大院

沈文军也 事实上 看 听

一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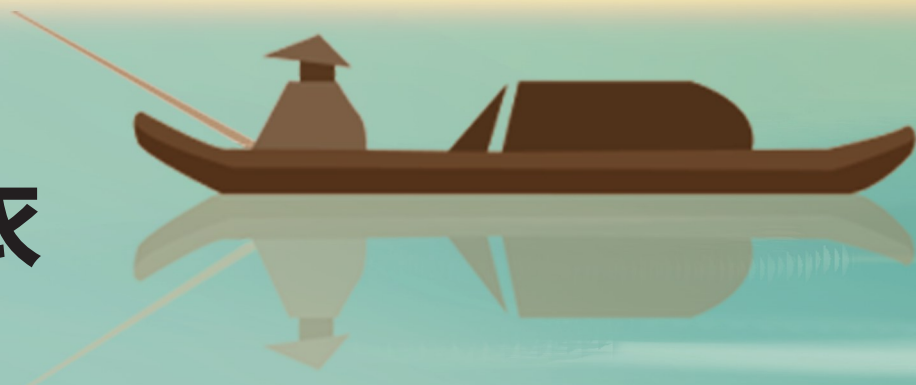
我她的装饰梦

上

石方成在雕刻时，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个生动的形象，它们在我的梦里

喜欢前滩水景，爱那清澈见底的水，喜欢那水边的绿草，喜欢那水边的

当年相依一蓑衣



陈连清/文

—

蓑衣是旧时农牧渔人的雨具，因最早制作的材料是蓑草，故名。

蓑衣的历史悠久，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。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代，《诗经·小雅》中就提到了蓑衣：“尔牧来思，何蓑何笠。”唐代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词云：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这是西塞山前的渔渔图。有了这雨具，哪怕风狂雨骤，农夫和渔夫也可气定神闲地进行耕种和捕鱼。唐代吕岩的《牧童》诗云：“草铺横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风三四声。归来饱饭黄昏后，不脱蓑衣卧月明。”这里说，蓑衣白天备作雨具，晚上铺地作席，卧看一汪明月，悠然自得。宋代杨朴《莎衣》诗说得更透彻：“软绿柔蓝着胜衣，倚船吟钓正相宜。兼葭影里和烟卧，菡萏香中带雨披。狂脱酒家春醉后，乱堆渔舍晚晴时。直饶紫绶金章贵，未肯轻轻博换伊。”他觉得蓑衣穿着美观，脱了潇洒，就是拿高官厚禄也不换。

蓑衣还有许多“软实力”。农家打井，用它包裹木炭放在井底，既可清洁水源，又可驱邪避害；古

人新房上梁，用它包住正厅中间的“正梁”，预祝家族兴旺，无祸无灾；古代农家嫁女的物件中，蓑衣是少不了的；父母亡故时，子女披麻戴孝，不少地方子女都穿“斩蓑服”——身穿蓑衣，头戴草箍；温岭横峰一带，正月初三接土地爷，族中长者郑重其事地身披蓑衣……经过千百年的演变，蓑衣成为了农耕文化的一个意象，当文人墨客把它挂在墙上时，它便又有了审美的价值。

二

江南的蓑衣，一般以棕榈叶为材料。棕榈剥下后，要晒干、去粉、分类。色泽好、纤维密、修长的用于正面，次等的用于里子，材尽其用。

我是温岭莞渭陈人，少时参加过蓑衣制作。

制作蓑衣，先得购买棕榈叶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六七人一起去玉环采购棕榈叶，晚上出发，步行至玉环城，天已放亮。随后到玉环陈屿，深入山区购买。“棕榈卖哇棕榈哦”的吆喝声回荡在炊烟袅袅的山村。如有一家谈妥价格，同伴就像猴子一样，一起架梯上树，三下五除二剥个精光。我手笨，只能旁观。傍晚时分，每人挑一担上百斤重的棕榈叶，借宿农户家。山里人好客，为我们打水、烧饭、置被褥，像亲戚一样招待我们。

回程是最艰难的。上百斤重的

担子从陈屿挑到玉环城，大家苦不堪言。接下来是挑一段歇一会儿，如有手扶拖拉机经过，就好说歹说乘上一段路。藤岭山这段路又陡又长，最难走。俗话说“藤岭腾半天”，每上一步都要竭尽全力，大口喘气，每走5分钟停下歇10分钟；左肩压得不行就转右肩，右肩熬不住了又转左肩，肩上火辣辣地疼。但是，我们不能停，咬着牙，一步步往前走。到了家里，放下担子，就再也不想挑起来了。

制作蓑衣的过程，也不轻松。制作蓑衣的工具有一大摞，单说缝制的针吧，就有长有短，针头有直有弯；剪刀、牛角顶针和尺子也少不了。除了工具，还要搓好很长很长的小绳，这是串蓑衣用的线。初搓会磨损手指，甚至出血，后来磨出茧子了，也就适应了。

蓑衣的制作工艺复杂，有几十道工序。整件蓑衣要穿120多行线，每行要穿300多针，一共要穿4万针左右。这是用时间和耐心打磨出来的“艺术品”。

三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莞渭约有8000人，家家户户制作蓑衣：夏秋季以农业生产为主，冬春季节以制作蓑衣为主。就旺季来说，以2000户计，每户两天制作一件，平均每天共能完成1000件蓑衣。这些蓑衣被销往省内各地。那时，温岭横峰和莞渭供销社都在收购蓑衣，

收购价是每件6至8元。收购日，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而来，人头攒动，形成了颇具水乡特色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莞渭区域有108个渭渚，河道弯弯，岔路很多。多少年来，这里的农民到田里干活，或是到江河里捕鱼，都是撑着船去的，往往隨身携带蓑衣，遇雨当雨披，无雨当铺垫。

我的大伯是生产队队长，中等个子，高高的鼻梁，古铜色的皮肤，干练利索。每当出工遇雨，他总是在晨曦中把蓑衣抓起，披在肩上，挨家挨户叫下地干活。他总是第一个到田头，接着，社员们个个身披蓑衣，渐次而来，如一排排巨大的蝴蝶，挺立田头。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下雨天插秧，秧苗抛下后，大伯第一个下田做示范，社员们有序摆开阵势，只见一件件“蓑衣”隔着雨帘，点缀田间，俯立天地之际，铺设绿装……

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《旧物之蓑衣》一文中说，蓑衣给他的印象是古代生活之美，“五湖春暖，雨笠烟蓑，双桨菰波，一蓑松雨”。他仔细思量：“蓑衣虽重但不妨碍行为，雨伞虽美却只能缓行，怪不得自古到今未断流行，直至塑料雨衣出现，蓑衣才成为了文物，告别了它服务几千年的中国社会。”

如今，蓑衣已从农具的功能剥离出来，成为大众寄托情感的收藏品和感怀幽思的艺术品。

关于石塘镇后沙矿项目用地范围内坟墓搬迁的通告

为保证石塘镇后沙矿项目顺利建设，要求在后沙矿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墓限期搬迁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一、搬迁范围
凡后沙矿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坟墓一律搬迁。
二、搬迁时间
自通告之日起至2023年5月25日前，搬迁范围内的墓主家属到石塘镇203办公室联系登记，联系人：江旻鸿，电话：82837360，逾期不来登记的作无主坟墓处理。2023年6月

30日前全部搬迁完毕，逾期不搬迁的将按无主坟处理。
三、搬迁安置补偿办法
1.自主选择墓地安置的（不得乱葬乱埋），每穴一次性补偿人民币6500元。
2.需要统一安置的，可选择到安置点下葬，每穴一次性补偿人民币1200元（捉骨、墓碑刻字等费用由家属自理）。
特此通告。
温岭市石塘镇人民政府
2023年5月22日

★遗失启事★

HONG KONG WELL BEAUTY INDUSTRIAL LTD 遗失 TRIMAN SHIPPING CO.,LTD 船务公司 海运提单 1份，单号 TMSE2380786，船名：EVER LOYAL，航次：058E，声明作废。

HONG KONG WELL BEAUTY INDUSTRIAL LTD
2023年5月22日